

## 六 王闓運

王闓運，湖南湘潭人，字壬秋，又字壬父，自署所居之樓曰「湘綺樓」世稱湘綺先生。

世傳湘綺生時，父夢神榜其門曰：「天開文運」，因以闓運爲名。初就塾讀書，性鈍，日誦不及百言，同塾生皆嗤之。師曰：「學而嗤於人，是可羞也。」闓運聞而泣，退益刻勵，日所學，不得解，不寢。年十九補諸生，自是經史諸子百家，靡不鑽研，作儀禮解十二篇。時當清末，士子承乾嘉以來訓詁章句之學，習註疏，重考據，不知修詞爲何事，湘綺慨然曰：「文者，聖之所託，禮之所寄，史賴之以信後世，人賴之以爲語言，詞不修，則意不達，意不達，則藝文廢，俗且反乎混沌……」于是本於詩、禮、春秋、參莊、列、探賈、董，旁涉釋乘，復沉酣於魏晉

六朝之間，發而爲文，華藻麗密，詞氣蒼勁，殆非唐宋以下文家所能及焉。

湘綺不僅以文章見長，而學術思想，影響于時代者亦甚鉅。錢基博嘗言：『五十年來，學風之變，其機發自湘之王闓運，由湘而蜀，由蜀而粵而皖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』學者許爲知言。

## 二

咸豐癸未，秋闈報捷，平湖張金鏞督學湖南，得其卷，驚曰：『此奇才也，他日必以文雄天下。』既入都，應禮部試，不售。時肅順柄政，待爲上賓。一日，爲草封事，文宗閱之嘆賞，問屬稿者何人，肅順對曰：『湖南舉人王闓運。』上問何不令仕？曰：『此人非衣貂不肯仕。』上曰：『賞貂』。衣貂者，卽翰林也。

文宗崩，西后用事，時湘綺方客遊山東，先是得肅順書招，入京將大用，稍遲行，而肅順伏誅矣。遂臨河而止，狼狽而歸。有詩云：『當時意氣各無倫，願我會爲丞相賓，俄羅酒味猶在口，幾回夢哭春華新。』卽詠此事。後數年，主講船山學

院，每朗誦此詩，淚輒涔涔下，亦嘗以私積千金，卹肅順之家屬，其於朋友生死之際，風義不苟如此，可以風世。

### 三

湘綺曾一度參兩江總督曾國藩之軍幕，以「簡屏儀從，延納士子，重法以繩胥吏，嚴刑以絕奸宄。」勸國藩，俱爲所嘉納。自後國藩益顯貴，賓客多變爲弟子，僚吏，而湘綺仍抗顏稱賓，某年，再赴金陵謁國藩，值事忙，遣使招飲，湘綺笑曰：「相國以我爲餽餼來乎？」遂携裝乘小舟返，國藩覺而追謝之，則已歸矣。

某年，再赴金陵謁曾國荃，貽詩有句云：「若論上將功多少，試問長江水淺深。」讀者不解其命義，問之，湘綺笑曰：「此乃見景生情，是時沉甫讎余五十金，余報之以詩，身在江船，對水賦此耳。」其詼諧如此，故雖爲國藩兄弟所禮重，而終未得其保荐大用者，豈無故哉？

#### 四

清末再至北京，恭親王奕訢，慕其盛名，造問國事，湘綺曰：「國之治也，有人存焉，今少荃洋務，佩衢政事，人才可觀矣，何治之是圖哉？」少荃者，直督李鴻章也，佩衢者，大學士寶鋆也。而湘綺譏之如此。親王曰：「此處士之徒爲大言也。」遂不復請益。

辛亥以後，士大夫多剪髮，著西服，而湘綺獨不改裝。會當八十壽辰，湖南大邦督譚延闓，具大禮服往賀，湘綺則紅頂花翎，朝珠補褂，拖辮髮而出，延闓不得已屈膝下拜。既坐，湘綺顧謂之曰：「君勿詫，吾胡服垂辮，爾西裝髻首，皆外國制也，若能優孟衣冠，乃真觀漢官威儀矣。」相與大笑不已。

袁世凱爲民國總統，嘗以世姪禮，致聘問，湘綺老而再入都。相傳携所曠之女僕周媽與俱，既晤世凱，呼周媽而介之曰：「此今之大總統也，吾早年嘗爲汝言，此公子神健，必貴，今果驗矣。」世凱局促無以應。世熱傳彼貽總統一聯曰：「民

猶是也，國猶是也，何分南北？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不是東西。」譽之者曰，此乃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。

民三再入都，就職國史館長，一時名流，樊樊山，易實甫等，設宴爲洗塵，席間漫談，湘綺曰：吾走遍各地，所吃醬油，無如徽縣湘潭爲最，實甫因戲之曰：『湘潭出醬』（醬將同音），此老應之曰：『龍陽出相。』龍陽縣，爲實甫之故里，而龍陽君又相傳爲嬖童，亦卽北方人所謂相公者也。

湘綺斷絃後，不娶，事實上卽以女僕周媽爲繼室，行縱所歷，鴛鴦同載，接待賓客，亦所不避。而猶老健性狂，所暱不止周媽一人而已。有羅嫗者，湘綺日記稱爲貞節孝婦也，後卒嫁其男僕蘇彬。日記有云：『夜寢甚適，羅氏侍也。』又有房嫗者，亦女僕也，日記有云：『房嫗勞困，斃于臥側，外報，幹將軍來，披衣出迎，方與嫗話，若早一刻，直入臥內，有可觀也。』天真可愛，其此老之謂歟？

相傳湘綺逝世時，周媽嘗輓以聯云：『忽然歸，忽然出，忽然向清，忽然親袁，恨你一事無成，空有文章驚四海。是君妻，是君妾，是君執役，是君良友，嘆我

孤棺未蓋，憑誰紙筆定千秋。」或謂，此聯頗能概括湘綺一生，而道出兩人關係。

自京歸故里，年八十五卒，遺作甚多，其最著者，周易說、尚書箋、詩經補箋、禮經箋、春秋公年箋、論語訓、湘軍志、墨子、莊子、列子注、春秋遺傳……

門人輯其詩文箋啓爲湘綺樓集，凡若干卷。其易簣前，有自輓一聯云：『春秋表未成，幸有佳兒傳詩禮。縱橫計不就，空餘高詠滿江山。』餘杭章太炎者，稍後出，目無天下人，而所學又與湘綺遠異，獨稱其文章能盡雅，洵篤論也。